



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吉林艺术学院原创话剧《燃擎岁月》(金仁顺、赵美娜联合编剧,高轶男导演)日前在长春市工人文化宫首演。该剧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数十年发展历程为背景,围绕师徒孙守业、李国梁两代产业工人的成长轨迹展开故事,书写中国汽车工业从手工锻造到数智化升级的时代跨越,形象诠释了工匠精神代代赓续的精神内核。为还原真实的工业图景,该剧主创团队深入厂区实地调研3个月,走访老工匠、梳理历史资料,剧中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均源自真实行业往事。该剧以工人集体的命运变迁书写工业发展史,为同类题材的舞台文艺创作提供了新经验、新启示。

——编者

像生活本身那样精彩

□欧阳逸冰

病,黑暗也很难淹没他灵魂的最后闪光——他牢牢记得要制作解放牌大卡车的1:24模型,并送到北京……就这样,《燃擎岁月》把孙守业这样的一代工匠的形象镌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我十分钦佩金仁顺的奋斗精神。在功成名就之后,突然从零开始,开拓戏剧创作和制作的天地。5年来,金仁顺深知,创造出优秀的戏剧作品才是最高目标。为此,我愿就《燃擎岁月》成为更优秀的剧目,做一个主观描述,颇有局限,未必准确,可活跃思想——

写人当然是从个性出发。孙守业在全剧中的个性特征就是爱才胜过爱自己的亲生儿子。老工人的个性特征,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生活目标和心理状态有着密切关联。我们必须准确解读主人公的个性之谜,才能更深刻挖掘人物独特的心理世界。在《罗丹艺术论》中,罗丹说,“所谓美,便是性格与表现”。对人物心理与情感的深刻挖掘就是对美的发现和认识。在这方面,剧作提供了很好的情节基础,但也有可以进一步深入的空间。譬如,孙守业结识李国梁的过程是从李国梁用沙子堆成的“汽车”开始的,他因此送给李国梁一辆真正的汽车模型。那沙子“汽车”触动了孙守业怎样的记忆?引发了他怎样的情感爆发?从另一个方面说,孙守业对儿子孙向东的真实表现在哪里?他对儿子的期待与梦想是什么?李国梁在哪些方面一点点“夺”走了师父孙守业对儿子的爱?否则,孙守业怎么会不顾其他评委对孙向东的肯定,硬是把大红花从孙向东手里拿过来,塞给李国梁?以至于连李国梁都对师父说,您过分了。回归人物的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人物的“个性”才能更加清晰。

思想深度决定着**一部戏的品位**。我曾经引用《帕斯卡尔思想录》里的一句话:面对浩瀚的宇宙,“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因为思想而伟大”。剧本因为思想而达到高品格。这里的“思想”不是概念,而是对世界对生活的独有发现;而这些独有的发现全部蕴藏在戏剧的人物、情节、意境、台词等生动的具象之中。戏剧中的思想犹如灯笼里的蜡烛,你看不见它的火苗,却被它的光亮所吸引。像孙守业这样生活积淀厚重、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他谈的每一句话都应饱含着凝练、形象而又通俗生动的哲理。所以,剧作家首先就应该是思想家。

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又回想到,在长春的研讨会上,我们就这样,无论好话坏话,一个劲儿地拽给了金仁顺。我瞄了一眼,只见她直勾勾地看着发言者,像是干涸的大地在狂饮雨水。就在这一瞬间,我倒心虚了——我们是过客,而她是仁立在泥土之上的大树。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小剧场藏着大情怀

□汪守德

长春对新中国来说是一个摇篮城市。这里是许多行业的摇篮,如电影、汽车等。话剧《燃擎岁月》就是写汽车工业的,从剧作的角度讲,这个“擎”既指汽车的引擎,也寓意剧中人物的心灵之擎,两者一同发动,都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可以用三个“小”、三个“大”来概括我对这个剧的印象。

小剧场表现大国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工业的名片和骄傲,应以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来表现,用小剧场的形式来反映和承载一汽这样的题材,这是吉林的舞台艺术家们、吉林艺术学院应当肩负的使命与责任。而选择以小剧场的形式,不贪大求洋,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来体现,给人一种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

话剧《燃擎岁月》讲述的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作品在叙事策略、在地化题材和舞台风格上均有独到之处。长春一汽半个多世纪以来飞速发展,波折起伏,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最终实现弯道超车——这样的题材在艺术上本可以有多种打开方式。而《燃擎岁月》的特色在于,它没有大起大落、尖锐碰撞,而是以清新细腻的日常化叙事,聚焦一群普通工人与时代的变化与共生,尤其通过对一对师徒关系的别致建构,于世俗烟火中温婉深情地再现了产业工人的奋斗与激情,映照出中国工人无私奉献、工业报国的纯粹精神,也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数劳动者的创新创造身影。该剧以轻叙重,用温情融化坚硬题材,让观众倍感亲切,能够清晰触摸到一汽发展变迁中的精神底蕴,也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从未改变的奋进开拓之气。小切口带来大视野,小人物折射大情怀。虽然演员的表演稍显稚嫩,但他们展现出的专业精神,让这个小小剧场产生了大动静——人们为长春、为一汽,也为自己而感慨、欢欣。

如果说该剧的舞台表现令人耳目一新,那么幕后编剧金仁顺及其创演模式则更让人感到新奇,其意义或许已超出一部戏本身。金仁顺的文学作品《春香》《白色猛虎》《纪念我的朋友金枝》等曾获诸多殊荣,而近年来她转向戏剧创作,同样风生水起。她的“打法”虽与专业院团大相径庭,却别具意义,成为戏剧生态差异化、蓬勃发展的鲜活印证。

金仁顺并非先写好剧本写法、剧场运营才开始行动,而是在文学创作积累的深厚情感需要更多出口时,选择了戏剧。这固然与她的专业背景有关——戏剧文学科班出身,任职于吉林艺术学院,从事戏剧教学;更源于她希望将文学与戏剧深度融合、双向赋

感觉。该剧将宏大的主题置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浓缩为不到两个小时的演出长度,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它不是编年史,却又有某种风云激荡的史诗性味道,勾勒出一汽这个大国企的缩影,以及老工人孙守业这代人及其后来者们的鲜明形象,展现了一汽在较长阶段的奋进经历和一汽人的宽阔胸怀。虽然这是一部小剧场戏剧,却有大剧场的品格和高度。

小切口折射大时代。该剧的小切口就是将戏剧场景置于工厂的一角和工厂家属区大院,在两处生活空间中释放戏剧张力,从而避开了人们比较习见的所谓全方位、立体式的观照方式。这种小切口的叙事依然能够把时代的变化发展、人物情感纠葛等,清

晰、生动、准确地表现出来,让人透过具体的人和事,窥见大时代的步伐和轮廓,且真切、简洁、自然,接地气、不矫情、不做作,像山泉一样从生活中平静地流出。从这个小切口进入,展开的是时代的记忆,又是时代的壮阔图景,是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和沧桑。

小人物展现大情怀。剧中所刻画的群像都是普通人,展现他们的遭遇、情感和追求是题中应有之义。剧作看起来很日常、很普通,没有高腔大调,但却反映出他们纯粹、无私、崇高的精神境界,每个人物都具有可触可感的性格光彩。这既体现在孙守业处理徒弟李国梁与儿子孙向东关系时的博大情怀,体现在他对自身职业的那份执着与笃定,也体现在孙向东的自我牺牲精神,体现在李国梁那份感恩与奋发之心等。这些都集中展示出国企工人身上那种令人仰望的炽热心灵和磊落襟怀,从而使这部戏显得非常精巧、细腻,也非常充实、饱满,具有感人至深的思想艺术力量。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为戏剧添一点星火

□刘玉琴

作品,聚焦吉林工业发展、城市老龄化、市井民生等题材,紧贴时代脉搏,从生活中打捞东北转型期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本土现实题材戏剧的创作范畴。她一贯细腻、温情、克制的风格,契合了吉林人内敛、坚韧的精神特质,让主旋律题材有了含泪带笑的落地感。她或许没想过要走出吉林,却收获了广泛认同。

再次,她找到了演戏的快乐。在这方面,吉林艺术学院提供了创作和演出的沃土——创作即教学,舞台即课堂,人才培养形成良性闭环,如同充足的蓄水池,成为强有力的支撑。不少师生经过磨炼成为当地知名演员。此次《燃擎岁月》的创排演出就是这片沃土结出的硕果。某种意义上,量体裁衣,因地制宜,与观众、地域文化、自身理念达成最大贴合,让金仁顺和创作者都享受到了演戏的快乐,也使他们的作品成了艺术实践的新样态。

长春是中国汽车工业和电影事业的摇篮,但戏剧市场尚在成长阶段。金仁顺以其独特的创作实践走出了戏剧尊重观众、尊重年轻人市场的路径,并努力贴近戏剧本质生长,让更多人走近艺术。对戏剧而言,金仁顺不是过客,而是归人。她只是脚踏实地将自己嵌进戏剧的程序,用额头的汗水为戏剧生态找到新的微光。而此次《燃擎岁月》的演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创作的理念与实践,特别接地气、有活力,富有青春感,散发着鲜活的新时代气息。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



话剧《燃擎岁月》剧照

匠心燃擎 岁月如歌

□刘森

话剧《燃擎岁月》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背景,通过孙守业、李国梁、孙向东、方如梅两代一汽人的命运沉浮,铺展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长卷。作品扎根工业现实,聚焦工人群像,以生活化的烟火叙事串联时代变迁,用平凡人的青春与抉择点燃一代产业工人的理想火种,是一部兼具年代质感、人文温度与工业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离不开鲜活立体的人物塑造。该剧以群像叙事勾勒出几代汽车工人的精神图谱,每个人物都有性格、有执念、有温度、有成长,成为工匠精神不同维度的具象表达。

孙守业是老一代工匠的典型代表,也是全剧精神内核的引领者。他一身正气、公私分明,考核时不为亲生儿子孙向东徇私,坚守公平底线;面对出身农村、基础薄弱却勤奋好学的李国梁,他倾囊相授、悉心栽培。他一辈子扎根车间、默默奉献,以“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与担当,成为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李国梁是匠心传承的核心人物,也是时代奋斗者的缩影。从农村少年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他质朴踏实、勤学善思、知恩图报。他身上既有农民的淳朴,又有产业工人的坚毅,承

接了老匠人的手艺与品格,又以创新思维推动技术发展,完成了工匠精神的代际传递。孙向东这个人物则承载了另一种精神维度。他主动让出工厂名额,投身军旅,在部队立功受奖,最终因公殉职。他临终前给方如梅的信中写道:“人生很短,要多做有意义的事情,要活得像块金子一样闪闪发光。”这既是个人的理想表达,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精神面貌的缩影。他的牺牲,让剧中关于“奉献”与“成长”的主题拥有了更复杂的情感层次。

此外,温柔坚韧的方如梅、乐观爽朗的张大雷、热心直率的周小红、务实接地气的王利民,以及对父亲的情感从怨恨到和解的孙卫东等角色,共同构成了鲜活的工人群像。他们有缺点、有小情绪,却善良真诚、互帮互助。厂区大院的嬉笑打闹、车间里的并肩作战、困境中的彼此扶持,还原了产业工人真实可感的生活状态。观众由此看到:伟大的工匠精神,就蕴藏在每一个平凡劳动者的日常坚守之中。

该剧由吉林艺术学院师生团队倾力打造。这种“以演代教、以演代学”的模式,其价值不仅在于推出了一部优秀作品,更在于排演过程本身即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实践。创作前期,在项目负责人金仁顺的带

领下,团队深入一汽一线采风、研读大量史料,沉浸式体悟工业历史、工人生活与工匠精神,专业教师兼顾指导与参演,细致引导青年演员揣摩不同年代、不同身份工人的神态、心境与行为逻辑。青年学生在沉浸式演绎角色的过程中,亲身走过几代汽车工人的奋斗之路,于角色共情中读懂劳动的价值、坚守的重量。这种“学演结合”的模式,将专业技能训练、艺术审美培养与思想价值引领融为一体,有效锤炼了学生的舞台实战能力与综合素质,是艺术类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次有益探索。

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劳动者的故事逐渐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普通人也从单纯的受众,转变为故事表达的参与者。该剧正是一创作趋势的鲜活范本:作品以一线工人为叙事中心,以工厂车间为核心舞台,以工匠精神为精神主线,让普通产业工人的人生故事走进大众公共文化视野,收获了无数观众发自内心的共情与共鸣。

更令人期待的是,剧组后续计划推出一线工人自主演绎的专属版本。这一创作构想蕴含深远的文化意义:当亲历工厂岁月的产业工人站上舞台,用自身的生活阅历讲述属于自己的奋斗故事,工匠精神便不再是被观看、被解读的外在符号,而是劳动者自我认同、自我抒发的内在精神载体。这种“工人演工人、工人讲工人”的创作模式,也是新大众文艺在戏剧领域的一次创新探索。

(作者系《中国文化报》品牌创新中心主任、高级记者)